H. H. MU CHINESE LIBRARY

楊彝曰士之無耻當必有敎士無耻而以為明哲者由此觀之則小人何罪

朱熹與劉子澄書

近看温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

萬分有一之中也耶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見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為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為悔也來喻之云真知我者尚何言哉然亦願子澄深察此意有以自振於頹波之中也

欽夫得書云嘗得子澄書於所謂云云者亦頗有所疑也

鍾惺曰看得深論得透然名節有以養之則立有以賊之則壞自是古今常理不獨漢也

朱熹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犂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爲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驤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速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語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視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沒爲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

鍾惺曰摹寫一二語入神小文字賢者多不爲然偶一爲之其韻趣自異

岳珂上吳畏齋啓

騎魟過賀曾親謦欬之承倉鼠歎斯尚墮塵埃之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宋受天命何啻百庚申虜汙中原又閱一甲子自崇觀撤藩籬之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巽懦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牢寵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為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信而爭遥亮以難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計臥薪自厲誰為句踐之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為

當肰不特手足濕於無别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念終夕為之寒心今雖欲為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鬬議論噂沓堅闢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萬全而為後慮眂詠有懷於憂國匪旌無路而陳情敢忘未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防晉室內有叛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為當時之不為邊州未撓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䟽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任情

罪申司常時利槩曲曲寫盡

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頽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説特欲舉一二以釋妄衆勢之疑夫江淮為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内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即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利可據能據則利必偕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内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空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偹不必泥使靈旗再圖此指詎不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蓋設嶮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

警策

鍾惺曰全牌一語千古遺恨寫得淋漓悲憤更覺痛心

誠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為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為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險道以出兵餽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衄而至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虢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鑾之地旋復南城分徇[illegible]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偶困於謠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簣苟盡得策豈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為舊疆

楊彝曰經濟語能以排偶出之奇甚

由九郡而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眞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蹈成功廢不圖空名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貽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廢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攜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妄諜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賞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廷頗甘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合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闕

而不免於屡遷戎閫事機以主帥奏安而當淹於難違優肰以承平
文飾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
弊猶日朘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興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
而未足餽軍孰啓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柰何欲興不
世之儁功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而未劾於消挨已
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竊欲致臧宮鳴劍之議試捺閭閻毋謂平平恭
惟其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蹈向乘
軺公議浩肰而躡重畀之顯開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顧之憂
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游爾褰裳旌旗千騎之來豈肰望

呂祖謙進建炎紹興詔旨表

舜曆在躬大一人之聖孝堯言布下輯三紀之睿謨爰勒成書上干
乙覽恭以太皇陛下道參覆載功冠古今凡詔令之播敷若風雷之
鼓舞辯邦誣而刊諸史前製用光弛黨禁而錄後昆士氣如洗闢正
路以來箴諫塞倖門以嚴憲章飭單軺以勞軍萬屯思奮肅芝車而
畊籍九扈告豐恤刑必至於無刑急士遂收於多士揭於象魏固井
井而有條賜之康衢亦洋洋而盈耳登泰和之休運啓授受之公心
繼暌云初增光是篤肆延盼於宸指俾具設於攸同肇自建炎之元
乃紀紹興之號旁加裒集胥協編摩言如絲而出如綸昭華簡冊大

作綱而小作紀布列章程輯致治之楷模萃保邦之軌轍於帝其訓
與時偕行恭惟陛下明兩作離函三為極開龍樓之寢內闈性命之
精微紬鳳檢之書外考典謨之渾灝遠咲奏篇之御侖肰蔵政之新
臣服在宰司幸窺玉範何勞於率屬第有愧於視成皋陶見而知
之豈容倫擬子夏得其書矣烏測淵源

鍾惺曰四六之文皆工巧是貴而東萊此文未嘗不工巧而於工
巧中獨存風雅足占其學矣

呂祖謙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

内外演綸之職。獨髙翰苑之清華。左右持橐之臣。疇若禁林之近密。維時盛選。屬我洪儒。輟從西掖之聯。延入北門之直。具官某。學窮閫奥。文到倫魁。增主之明。洋洋晁董之對。發帝之令。渾渾虞夏之書。仕有德聲。㝡於邇列。是用進陟鑾坡之邃。深居鈴索之嚴。虞侍燕閒。輔陪遺忘。卷典謨於三代。新瞻聽於四方。近天子之光。允頼謀猷之啓沃。見王者之志。邇觀詔命之發揮。往服寵章。永堅素守。

鍾惺曰。風騷典則之文。東萊言論妙古今。如博議等。以有全書膾炙人口。故不復選。聊取其散逸者一二。以見猶有風騷典則如

玆文而散逸不傳爲可惜耳。

陸九淵删定官輪對劄子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常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跨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畊夫偃蹇為大者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嘗謂

孫鑛曰突起危峯形勝畢見

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群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偕耳庸目以是古非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亂進止

鍾惺曰高在語有歸宿

鍾惺曰摹寫吏蠧民情窺見至隱非萬分留心求治者不能精

陸九淵與楊守三

違遠色咲倏爾經時洽聞謳謡益用鄉德其自省事以来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為表裏根盤節錯為民蟊蠈質之淳黠埶之強弱相去懸絶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閒劇勞逸嘗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忌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

[illegible]若此

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寔偽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溪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厚柔弱顓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欠踈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遷以生其奸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寔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良善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為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

茅坤曰妙論一洗腐儒迂濶

賢人。反是則為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殖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絶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惟今日。咎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於幽州。放驩

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鎮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熙知之素。輒效區區以裨萬一。

鍾惺曰。孔子所謂無訟。雖重德化。而刑罰未必不在其中。此文可

謂善於體會。

茅坤曰切言彰德千古同根

陸九淵與辛幼安

輒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為容姦庇慝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茍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為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其私憂過計未能忘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遏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

唐順之曰窺見聖人作用

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故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艸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寔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寔而徒欲為容奸庇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

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通達
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
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
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
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爲之囹圄爲之械繫爲之鞭箠使長吏
撡之以禁民爲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
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於下而無所壅底今天子愛養之方丁寧
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成
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間貪饕鏥虐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

鍾惺曰從來不肖有司莫不如此深可痛恨

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棰之間熬其夫髓竭其膏血頭會箕斂槌骨瀝髓與奸胥猾吏獸飫咆哮其上巧為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撓其奇贏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刦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累累如驅羊趨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股慄兼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於上上之人（天下事大壞於此）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為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餘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誑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

之宰莫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為豺狼蝎蠆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逆鼓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為辭此尤不可不辯今日郡計誠不充稽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之繇督收歛滲漏之處深求節約簡尼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為大善若未能為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

令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令縣邑所謂應辯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為例民亦視以為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為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令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猒之心搜羅既悉而窮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為缺乏之說以欺其上傾不知事寔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為應辦則同而其賦

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爲說而欺上之人者究不可不詧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忘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爲如何今江西緊安撫修援是賴願無搖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是使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鍾惺曰漢宣帝綜核名實論者病其刻然刻於御吏非刻於御民也此文深得此意而發之痛快

陸九淵與趙推

○黃霸為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葬者霸為區處曰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為烏所攫肉事每得寔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繇以為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乃以為鈎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尤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寔則亦豈可多罪令風俗敝甚獄訟煩多吏姦為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賄為勝負獄訟之間雖有善士臨之亦未

楊晏曰士占沉冤具此一語

必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研究其寔豈免用問馬答牛之智愚儒必以鉤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寔不知曲直倒置姦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為道耶故愚儒之論害道傷治真寔學者必當明辯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常司其權平民一拉於獄推獄吏之所為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詧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其詞情皆繇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成雖使皋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護其說左證疑似簿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寔之法謂之問阿假令有二人

則隔為二處。三人則隔為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詧。要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據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宜難。啓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姦。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皋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繇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豈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新司理初聞甚賢。繼而聞之。亦無

能為重輕。足下尤宜謹之。

鍾惺曰。牧民最宜平恕。然不精察。不能行其平恕。此文吾深賞之。

爲寓目詞旨明勁

陸九淵與劉伯協二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其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間之語正爲此耳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尚未能窮究其素欲著論以明之深及近時爲弊益甚至有郡守貪黷庸繆爲厲民之事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輟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辨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

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羣小席勢以從事亦何嘗不借道理以為說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倘不以斯言為罪敢傾倒以畢其說

鍾惺曰談名理鑿鑿肰使小人僞論附會不得

寓白意詞妙人紙不能著此只數語括之

陸九淵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益不難知者二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厺謂何之故不至於罷而惜其厺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遄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為之褁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為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舛

孫鑛曰而用何居何感作脈未却一語掉轉烟波無限

施德崇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令有司所以處獄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嘗乎人心然揆之外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況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憾參士師如柳下惠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為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佚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慍已況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潔陰輔陽以却氣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迕纍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佚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憾雖然何君譽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寔為之也何君之心何君之學適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

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肰。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鍾惺曰。是非曲直。妙在淡淡寫出。不費筆墨。而文情都雅之至。

萬曆曰讀史不殺心計不精者不能道一字

陸九淵劉晏知取予論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既有甚於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斂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挹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

孫鏞曰高論窺見本原

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歸史氏以知取予許之真知晏者哉夫所病夫取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徭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苦道遠則尋

以輪尺斛以輪斗吏汙淤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賈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兼并貪胥剪公而侵漁繩覊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猒而餘芻豢者猶爭傍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繇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然狃於常者變之則駭優於私者奪之則爭黨繁勢厚則扞格而難勝謀而計深則詭秘而不可詧國利而害愈繁趨省而費益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果不易知也支左屈右夫射者舉知之也至於中秋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

茅坤曰取予之妙一一說破与仁論其大畧者不同

六馬於千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不足而取民不足而予夫八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已利病具於元載之書而轉漕之說詳鼓吹出於東渭之橋而轉漕之功著補闢之選精也千請者寧奉以稟入故趙督倚辯而功成教令之出嚴也數千里無異於目前至嚬呻諧戲不敢隱蓋汰客於第五琦而地無遺入鼓鑄興於淮楚間而貨有餘緡彼其所以取之者豈盡出乎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馭足募而商賈不得制物價之低昂賑救行而豪植不得乘細民之困溺簡核出內一委之士而吏無所窺巧督漕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歛

雖罷而塩榷寔行米粟之賑雖出而襍償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嗚呼創殘之餘而彌敵之甲未解也飢疫之後而饋軍之輸未艾也上方宵旰而民且嚚嚚而晏也遑遑於其間深計密畫推羨補闕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說妙取予之術疇克濟哉若夫頭會箕歛剥膚椎髓疲民力而激儌濟之功於難成之渠掊吏欺而責負逋之租於已輸之民竭中以益上困民以悅君此則韋堅王鉷楊國忠之倫無恥敗國甘處乎晏之下而人皆憤焉者也至於談仁義述禮樂既古人之文而不既古人之寔大言侈說而不適於用如裴光庭之暴宇

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房琯知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財之問此則不知堯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耻子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則堅鉄國忠雖晏所不為而愚恐其有時而同科琯光庭雖不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於可議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乎術而不根乎道出於才而根於術則世王之忠臣而聖君之罪人也上有道揆而責以有司之事焉可也人君悅而尊寵之鮮有不樂為者也易之理財周官之制國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予不傷國者

[illegible]曰無[illegible]不[illegible]晏

茅坤曰誅心之論

來始不與晏同而綱條洽庶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曰出於卞而不出於學根於術而不根於道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商曾西之不為孟子之不願至於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為帝秦者商君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為如名橋珍貴常冠諸府要官華使多出其門畏權貴而稟其人嘿其口而吠以利為國家者亦何利於此哉使不歿於楊炎之擠則其汚身敗國者將不止此人莫不以楊炎之擠為晏惜而愚獨以為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誚亦未必不與堅鉷國忠等同科

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稽諸堯舜。學無窺於孔孟。毋徒為侈說以輕議焉可也。

鍾惺曰。天下之利自足養天下國家之人。但患無善理財者疏通之耳。劉晏微窺其意。故當時受其利。象山賢者。豈樂言利。而猶深取之。甚矣理財之難其人也。

范成大論知人

文王之立政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是以有能官人之名夫謂之克知謂之灼見此豈有諭而可傳哉今不先究知人之明而但起乏才之嘆不謂誣可乎臣嘗謂錢穀甲兵萬事之統皆可以立說惟人才不知不可以置論何者知人之明在人君心術之微而非變政易令之所及故也嗚呼知人之明尚矣其次莫若公公雖非明而可以生明去胸中之私喜怒用天下之公是非以進退天下之才雖不能皆當要亦十得七八惟聖明加意焉

鍾惺曰古人知人皆一過而知之者也知人在心術之微一語最

遠覺孔子聽言觀行察安之妙皆不得已而為庸君臣立法也

宋文歸卷十六終